

社論新國中

書叢期時常非

育體民國之期時常非

五輯章者著

榮宗馬震雷
詔鴻羅樵逸徐

編主

行印局書華中海上

社論新國

書叢新時常非

育體民國之期時常非



行印局書華中海上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發行

非常時期叢書
非常時期之國民體育（全一冊）

◎ 實價國幣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有不准著作權印

著者 章輯五

主編者 雷震馬宗榮
徐逸樵羅鴻詔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海 澳門 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總序

我國自鴉片戰爭以還，國步艱難，日甚一日，九十餘年間所喪失之土地主權，已令人痛心疾首，而近年以來有更甚焉；四省淪亡，冀察危殆，華北風雲，變幻未已。此何時乎？非非常時期耶！我國疆域雖大，能禁蠶食幾時！故稍知國是者，咸覺國族滅亡之禍，迫於眉睫矣。

故吾人不能坐而待斃，敵人以全力來侵，吾人當以全力抵抗；敵人爲繁榮其生命而魚肉吾民，吾人必爲生存而奮鬥；驅逐敵人於國境之外，俾吾國四千餘年光榮之歷史不自今日而絕。而欲達此目的，則必全國上下，共同努力，以赴國難。本社同人，有鑑於此，爰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有非常時期小叢書之編纂。其要點有三，略述之如左：

(一) 介紹古人處非常時期之嘉言懿行，以喚起民衆之民族意識及抗戰精神。

(二) 闡明非常時期之農工商人、教師、學生、婦女等應盡之職責，俾全國民衆知所以救亡圖存之道。

(三) 發表對於非常時期之政治、經濟、金融、食糧、實業、教育、民衆訓練、精神訓練、新聞事業、出

版事業、文藝等之意見，以供當局應付非常時期之參考。

惟本社同人學識有限，且此項小叢書之編輯在國內尙屬創舉，乏鴻篇巨著以供參考，故內容甚感淺薄，不足以當大雅之一顧，不過欲借以拋磚引玉云耳。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日中國新論社同人謹識

自序

二三年來國事阽危，個人在國內外所感受的激刺和痛苦，真可以令人發顛發狂！又兼歸國之後，公私猥集，情緒萬狀，不敢冒然動筆，出書問世。本年五月，教育部雷震司長託由郝更生先生之介紹囑爲中國新論社代撰非常時期國民之體育一文，限期出版。堅辭不獲，因就鄙人對於改善我國體育之芻議舊文中，略事整理修改，以出版發表，其中不洽文題或不合體裁的地方，尙希讀者見諒是幸！

本書之編，取材於當代名賢的言論正多，不及一一誌謝，良用歉疚。茲在發刊之首，特此銘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章輯五序於天津

非常時期之國民體育目錄

總序

自序

一 緒論·····	一
二 糾正對於體育認識不正確的信念·····	八
三 改善並調整現行組織之弱點·····	二〇
四 確定推行體育的步驟·····	三九
五 適應當前急需充實固有的體育內容·····	六二
六 結論·····	七三

非常時期之國民體育

一 緒論

世界二次大戰的必然性，似乎不容吾們疑惑了！吾們推測的根據，一在歐洲，一在遠東。

日本在「九一八」後，退出國聯，於一九三五年發生效力；此後侵略者不受條約上之制裁，兇頑橫行，爲所欲爲，平和破壞，岌岌不可終日！海軍條約於一九三六年期滿，倫敦海軍軍備縮減之協定，亦宣期滿。因日本反對比率主義，要求海軍平等，廣續妥協已不可能。造成敵對局面，以填其侵略之慾壑。

德意志因利用英法間之嫌隙，以遂其恢復國權脫離敵人桎梏之慾望，於本年三月七日希特勒宣佈羅迦諾公約無效，派兵佔領萊茵非武裝區域。簡直是向法蘭西及和平主義者挑戰。義阿戰起，制裁無力，意大利於本年五月十日正式宣佈併吞阿國了！國聯的約章，撕毀踐踏，都要化爲灰燼了！國際和平機構推翻了！集體安全制無法存在了！繼之而起者，自然將爲國際猜

疑、仇視、連合、火併、毀滅文化的武器比以前的歐戰，更要變本加厲了！

中國自一八四二年江寧條約訂立以後，與世界各國的交涉頻繁，閉關自守閒逸的生活是維持不住了，因為外力四面的壓迫，可以說是天天發生國難，時時是非常時期，算起來已經將近一百年了！在這些時候，因為種種的關係無非是因循苟且，或者是輕易蹉跎罷了。「九一八」後，疆土日蹙，民族陷危，又兼冀察問題日緊一日，一般國民咸認目前教育，不足以應付嚴重國難，而要求非常時期的教育。

一般眼光短小的民衆，和時髦派的青年，只顧目前的緊急，不問將來的得失，要求學校內減少普通課程，增加軍訓時間，停止娛樂活動，提倡刻苦鍛鍊等的主張，一時頗能迎合惶惑交集，緊急不知所措的社會心理。

吾們不要因為世界的混亂，和中國目前時局的嚴重，把吾們的頭腦弄昏了，外界愈是混亂，吾們心內愈應該鎮靜；時局愈是嚴重，吾們愈應該看清了事實，認定吾們的脚步。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者在編撰這篇論文之前，就決定不說時髦的話，不唱時髦的調子，不隨聲附和，要本着真理事實，存着「哀於敬慎」的態度，要說良心內的話！

自歐化東漸，中日兩國原處於同等地位，全都要力圖富強追求維新，可是在最近三十年內日本一躍而爲世界上第一等強國，而中國在一切事業上仍多望塵莫及。卽就體育一項論，在第二屆（一九一三與一九一五年）遠東運動會席上，日本之成績，遠不如中國。然嗣後日本則蒸蒸日上，而中國則每況愈下。（比較的，自己確乎有點長進，但不如人家進步的快！）現在日本的體育不但稱霸遠東，而且要問鼎世運，她在一九三二年的第十屆世界運動會中，對於游泳、田徑賽及其他運動席上，已經得到相當的地位，爲世界各國所震驚，在本屆的柏林歐會期中，仍抱着極大的雄心，並聞下屆一九四〇年的歐林匹克大會，有決定在日本東京的可能。回顧瞻前能不令人愧死！

日本在體育上，比較中國進步快的原因，雖然是他們國民經濟文化的程度較爲高些，政治與社會組織的機構略靈敏些，國民尙武、好鬪、服從、耐勞的習性稍微好些，然而中國教育的方針屢次變更，缺乏確定的政策，又兼國民短少認真持久 *Persistence* 的性格，朝三暮四，隨着環境的推演，無論做甚麼，全都得不着相當的成績！前幾天，作者到塘沽參觀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與該社的社長老友孫穎川博士暢談中國的問題，他說：

「中國現在有許許多多的事情，都是「拔苗助長」，「欲速則不達」，沒有根本澈底的辦法，是很危險的……」

後來他又談到，他當年十七歲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曾經加入過同盟會，因為瓜分慘禍的恐怖，主張中國革命，那個時候就有「非常時期……國亡無日……不必讀書……等等」的口號。孫博士看到中國二十餘年光陰的虛擲，發生無限的嘆慨！前幾個月有人談到四川近來的建設，曾經給過八個字的考語，就是「百廢俱興，一事無成」這雖然是一種悲觀刻薄的批評，但是足可以給吾們思想幼稚者一個當頭棒喝了！

在本年五月十日的第二十六號教育雜誌上歐元懷先生曾說：

「吾人以爲教育係國家百年大計，方針不能輕易改變；過去新教育失敗之主因，就在教育隨政潮而演變。教育既無永久的中心目標，當然會演成今日麻木不仁之現象。故今日如要改變教育方針，絕不宜如已往將教育置諸政治之範疇中。教育之宗旨或方針，勢須有兩種作用：一是適應當前環境，一是鞏固立國根基……」

吾們承認教育的作用須要「適應當前環境」是對的。教育的作用是要「鞏固立國根基」

也是對的。在兩者不能得兼的時候，就要按着輕重緩急決定政策了！根本說起來，教育還是「鞏固立國根基」的方面多些。尤其是中小學的學生，「適應當前環境」是政治家、軍人及社會成人的事，大學的學生少些。

在本年四月一日第二卷第四期的中國新論上雷震先生曾說：

「今日非常的準備是：一面既須講求外交策略以資應付，一面更須充實本身力量以爲抵抗。……中國必賴自力充實之後，國難始能解決，決非短期間內可以完成，而且亦非專致力於枝枝節節的問題可以收效，必須要在各種根本問題謀根本之改革與建設，如義務教育之普及，科學基礎之確立，國民經濟之建設，金融財政制度之革新，農村經濟之改善，國民健康之增進……關於衣食住行之基本需要，必須做到自立的地步。故中國近日之準備一面是爲着應付目前的局勢，一面是要樹立立國根本的要件。換一句話講，就是要在非常時期之下，並謀經常時期之建設，要時時準備與敵人肉搏，但其準備仍須在大處遠處，積極的着想與邁進。故其出發之點，決不能只顧目前難關，而忽略解除國難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們今日不能單注意戰爭爆發之剎那的需要，要切實充實今日立國世界之根本力量……我們應澈底覺悟者，敵人遲早會對我們開火，但亦不見得立刻就會發作，倘一旦敵人光臨，我們要有長期奮鬥的決心，要拖到我亡敵人亦亡的地步，我們纔會有最後的勝利，我們的敵人很強，決不是一戰二戰可以使敵人精疲力竭的。」

從雷先生「非常時期之意義」的解釋中，吾們認清吾們的地位，立論就不致於出於近視眼式的見解了！

教育部爲適應國難時期之需要，於本年二月徵集各方意見，聞達一百餘件，並召集會議，商訂之後，已擬訂特種教育方案，陳請行政院蔣院長審核，聞該方案內容均甚切要，飭由教部分別訂定具體辦法實施，教部現正趕擬具體實施辦法，不久即可頒發。該方案之基本目標爲：

(一) 注重體格訓練；

(二) 改進精神訓練；

(三) 在知識與技能方面注重生產能力與特種教材。

該方案(一)關於增進各級學校訓育及體格精神訓練者之主要項目如次：

(甲) 改進一切與體格訓練有關之科目；(乙) 厲行教訓合一；(丙) 改善並擴充童子軍訓練；(丁) 實施強迫體育；(戊) 規定青年勞動服務辦法；(己) 舉行特別講演；(二) 關於整理各級學校課程及設置學科暨技術科目者……；(三) 關於厲行民衆訓練者，約爲：(甲) 推廣民衆學校；(乙) 改善民衆補充讀物；(丙) 推廣播音教育；(丁) 促進電影教育諸項。此外關於(一) 學齡兒童義務

教育之加緊推行，（二）生產教育之擴充，（三）高等教育在地域分配上之調整，亦均經另定辦法。大概全案旨趣在充實各級教育之內容，矯正其弱點，注重切實應用，而對於各級學校之經常基本訓練，不令過受牽動。

寫到這裏，讀者或者以為作者所說的，過於寬泛，談了半天，淨是些世界國家的大勢，中國現在教育的問題，還沒有涉及體育本身問題。因為作者的信念認為中國的國難，必須整個的同時解決，決不主張體育單獨可以救國的。要促進國民的體育，不但要在體育本身上努力，其他方面也要同時進展。過去「頭齊腳不齊」的畸形現象，（試看最近各城市所建築宏壯偉嚴的運動場與附近居民生活程度的不相稱）足可以使吾們明白綜合的看法，比較分析的看法勝過一籌了！各方面的隔膜，缺乏調協，短少聯貫的現象為阻礙進步的通病。廖世承先生在本年五月份的教育雜誌上說的很好，他說：

「目前國家救亡圖存的惟一要着，在各方協力，一致對外，政府、學校、學生、社會、知識份子，各方一定要打成一片，不要有一點隔閡！」

二 糾正對於體育認識不正確的信念

無論在推行那種教育運動(Movement)之前第一項步驟，必須有適當的宣傳，使人民了解該項運動的意義，和該項運動與個人切己的關係，給人民以正確的觀念，才能够推行無阻，順利的進行。就是孫總理的國民革命亦預先採取所謂「心理的建設」，提倡體育，又何獨不然。何況在非常時期內，宣傳的教育尤關切要。在本年五月十日三卷一期的民間半月刊內羅靖華先生說：

「在非常時期，一切都不尋常，並且都達到了危乎其危，險乎其險的地步。乃所謂斷續存亡之秋；在此斷續存亡之秋，如何使牠續而不斷，存而不亡，才是一切共同的目標；全國上下，應該同心協力，竭誠以赴……」

他又說「要滿足非常時期的需要，必須具有五個條件：

(一)要有效力，(二)要快，(三)要有力量，(四)要簡單，(五)要普遍。」

對於宣傳的教育，他說：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假使蚩蚩之氓，任何事都敢作，都願意作，都不反對，獨於當漢奸，則認爲辱及九代，臭遺萬年，舉桌揎拳，血湧筋噴，深惡痛絕，……他儘管一本書也沒有讀過，一個大字也不認識，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他是受了教育，而且是受了真真實實的教育。同時，也不能不承認這種教育是成功的，是有效的……」他又說：「只是宣傳式的講演，可以儘量的鼓動，刺激，不受文字的限制，沒有咬文嚼字，不用筆墨紙張。只有用活的言語，活的表情，活的動作，活的姿勢，纔能够表達出來，纔能够收功迅速。」

所以我們要促進國民體育之前，要採用宣傳教育的努力方法，努力矯正一般國民對於體育認識不正確的觀念。

過去我們提倡體育，沒有採取過正當宣傳的步驟。一般民衆所見過的，只是運動會的比賽，所以他們所認識的體育，就是運動的比賽。有的人認爲體育是青年學生的活動，與社會民衆毫不相干。也有人認爲體育是洋派有閒階級的消遣品，是有錢人的玩藝兒，一般老百姓是不配享受的，就是一般的教育家，也認爲體育是發達肌肉，強壯身體的，很少的人看到其他方面的功用，簡言之，大多數的民衆，沒有認清體育的真諦，發生許多推行上的障礙。所以我們的先決問題是宣傳體育的真義。

(一)現代教育的意義：根據現代教育心理學上的發明，教育的意義，不是只限於入學校，也不是專讀書，乃是一個人自生至死，無論在家庭，在學校，在社會裏受外界環境的激勵，或自己內心的衝動，自動的反應，使其繼續不斷的有所改變，以求適應。教他改變的方法，就是利用各種活動，使其運動他的身體，激勵他的思想，觸動他的感情，影響他在人羣中一切的行為。至於他的改變是好了，還是壞了，全在乎社會道德的標準，與制裁了。

按照這個定義，估一估我們現在國內教育的價值，就可以曉得凡一切被動的方法，不能使學生自動反應的，不能收到所期望的效果。靜而不動的教育也不能有甚麼意義。社會上沒有道德的標準和相當的制裁，也是閉着眼辦教育，不知伊於胡底的！

(二)現代體育的意義：體育為諸般教育方法中之一種方式，其定義與教育之定義略同；其所不同者，只在多利用大肌肉之活動，及其相關之反應，使其整個機體有所改變，無論思想、感情、行為，均包括在內，不只限於身體之一方面而已也。(柯森氏 F.W. Cozens)

我們人類需要戶外大肌肉活動(Big Muscle Activities)的原因，就是有眼光的科學家，看到人類在生物進化的過程中，室外的空氣，美好的陽光，粗糙的食物，曠野中的爬山、泗水、奔跑